

灵魂的真实

——《达洛卫夫人》意识流的剖析

温红佳

(四川外语学院 成教院,重庆 400031)

摘要:意识流是风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独具创造性的文艺理论与创作方法。它完全脱离传统的轨道,摒弃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强调人的主观感受。本文通过对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精品《达洛卫夫人》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技巧的阐述,表明意识流小说并非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而是深入人物内心世界,表现现代人内心感受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揭示灵魂的真实创举。

关键词:意识流;时空交错;蒙太奇;情节淡化;自由联想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2)02-0049-03

Truth of Soul

—Analysi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Mrs. Dalloway*

WEN Hong-jia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was a creativ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unique way of writing which was popular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of last century. It completely broke loose from tradition, abandoning concrete description of objective reality and emphasizing human being's subjective feelings. Through the illustration of artistic style and technique of *Mrs. Dalloway*, this thesis shows that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was a pioneering undertaking which could go deep into characters' heart, manifest variety and complexity of characters' inner world and actually reveal the truth of soul.

Key word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terlock of time and space; montage; weakness of plot; free association

20世纪西方社会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背景造就了现代派文学表现人物孤独感与异化感的性格。英国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名长篇小说《达洛卫夫人》,以空灵的格调,摒弃外界客观存在,遁入人物内心世界的神秘领地,将人物心灵的压抑、对人生的失望以及各种病态心理层层剥离,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灵魂真实。

作为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对意识流小说理论的阐述既全面又深刻。面对现实世界强大的物质对精神的压抑,伍尔夫深感不安和焦虑。她深切地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呼唤心灵的和谐。对于伍尔夫置外部客观世界于不顾,却徜徉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创新与探索,有人斥之为逃避现实。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否定现实本身就包含追求理想的积极因素;对内心世界的重视,对精神自由的执着,正是人自身的又一次解放和自觉在艺术创作中的折光。”^[1]伍尔夫正是凭着女

性特有的敏感和对生活的丰富体验,探求生活的真实含义。这种真实不表现为达洛卫夫人宴会上银器多么的熠熠生辉,而存在于达洛卫夫人头脑中如行云流水般飘忽不定的意识中,是内在的真实。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论述道:“向内心看,生活似乎并非‘如此’。仔细观察一下一个普通日子里一个人的头脑吧。头脑接受着千千万万个印象——细小的、奇异的、倏然而逝的、或者是用锋利的钢刀刻下来的。这些印象来自四面八方,宛然一阵阵不断坠落的无数微尘;当它们降落,当它们构成星期一生活或者星期二生活的时候,着重点所在和从前不同了;要紧的关键换了地方。”^[2]可见,伍尔夫的真实不在于星期一或星期二的客观存在,它是积累在内心深处的生活印象。

《达洛卫夫人》是20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上乘之作。它以平淡无奇的情节却又十分细腻的笔触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

收稿日期:2001-11-28

作者简介:温红佳(1967-),女,广东广州人,四川外语学院成教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战以后西方人的困惑、焦虑与恐惧。小说运用时空交错、电影蒙太奇、情节淡化、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手法,着力表现了两条并行不悖的故事线索,生动描写了达洛卫夫人和史密斯各自天马行空般的意识流动。小说的开头没有象传统小说一样向读者介绍作品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场景,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

达洛卫夫人说她自己去买花。

因为露西已经有活干了……况且,克拉丽莎·达洛卫思忖:多好的早晨啊——空气那么清新……

多美好!多痛快!就象以前在布尔顿的时候,当她一下子推开落地窗,奔向户外,她总有这种感觉……那儿清晨的空气多新鲜,多宁静,当然比眼下的更为静谧……而且(对她那样年方十八的姑娘来说)又显得气氛肃穆……她伫立着,凝视着,直到彼得·沃尔什的声音传来:“在菜地里沉思吗?”——说的是这句话吗?——“我喜欢人,不太喜欢花椰菜。”——还说了这句话吗?……最近他就要从印度归来了,不是六月就是七月,她记不清了;因为他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枯燥乏味,倒是他的话能叫她记住,还有他的眼睛、他的小刀,他的微笑,以及他的坏脾气;千万桩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而——说来也怪!——类似大白菜的话却会牢记心头。

两句话简单交待完具体的事务后,作者的笔触立刻转向达洛卫夫人的内心独白:街上清新的空气让她心游神移。她想起曾经在布尔顿的生活,想起自己十八岁时的豆蔻年华,想起昔日情人彼得·沃尔什(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一切历历在目)。其间达洛卫夫人的思绪短暂地回复到现在,“彼得就要从印度归来了。”这里所涉及的物理时间只有一两分钟,物理空间也局限于伦敦的街头。但它却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时间上展示了女主人公漫长的人生经历,空间上则从伦敦的街角游移至布尔顿。作者把此瞬间定格下来,对它进行微观分析。这种时间的凝固,空间的分割,构成了一幅幅静态组合的画面。如此寥寥数笔,勾勒出如此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意识活动,对于传统小说来讲,实在匪夷所思。这种心理时空之奇妙凝炼,确非物理时空能够比拟。它所反映的真实不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描述,乃心理的真实、内在的真实。伍尔夫打破了时空一贯、从头道来的叙述方法。整部小说“似乎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对人物和事情顺时空来龙去脉的交代。留给读者的只有‘真正的始终的思考与情绪的水流,抽刀也断不开的难解难分的水流。’(王蒙)”^[3]

《达洛卫夫人》还成功地运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表现人物内心活动。飞机在空中放烟形成文字为太妃糖作广告的场景,充分展示了作者运用“多画面构图”和“空间蒙太奇”的高超手段。所谓空间蒙太奇,即让时间保持不动而使空间因素发生变化。在这一选段中,“空间蒙太奇”呈现给读者的是飞机作广告时伦敦街头的多个画面:科茨太太向天上眺望,猜测飞机喷出的烟雾组成“Blaxo”字样;布莱切利太太如梦游者般轻声低语“Kreemo”;鲍利太太说“那是‘toffer’”;在摄政公园坐着的赛普蒂默斯·史密斯心想“原来是他们在给我

发信号哩”;(接下来是大篇幅的史密斯的内心独白)飞机还在天上盘旋,画面又切换到正在格林威治精力充沛地平整草地的本特利先生和站在圣·保罗大教堂台阶上的衣衫褴褛的男人的意识中;最后画面回到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卫身上,“他们在看什么?”她问仆人。伍尔夫运用电影蒙太奇技巧,将时间凝固在飞机放烟雾做广告的瞬间,空间镜头却不停地变换,多视角多层次地描绘出丰富多彩的伦敦画面。伦敦市民对外部刺激的反映十分强烈。书中的主要人物达洛卫夫人和史密斯也明显感受到这种刺激,有利于了解他们的心理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伍尔夫将读者引入了史密斯的意识之中,他的意识又与达洛卫夫人的意识有着潜在的关系。作者将史密斯引进了达洛卫夫人的故事里,使两个人物统一,便于追踪达洛卫夫人的意识活动。两条并行的线索被有机地结合,两个人物的意识流动在心理空间上有了重叠,这一切自然归功于作者蒙太奇的运用。所以当我们读到达洛卫夫人晚宴散席时听到史密斯自杀的噩耗,便立刻觉得自己“很象那陌生的年轻人……多奇怪,对他毫无所知却又那么熟悉”时并不感觉突兀。尽管素昧平生,他们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

情节淡化是意识流小说的另一特征。情节退居极其次要的地位,甚至完全消失。意识流小说有意淡化情节,认为如果故事性太强,情节过于离奇,则往往有人为编造的痕迹,从而影响作品的真实性。《达洛卫夫人》将视线集中在六月的一天上午九点至次日凌晨十五个小时所发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事情上。保守党议员理查德·达洛卫的妻子克拉丽莎·达洛卫为晚宴买花来到大街上,她想起了年轻时的情人彼得·沃尔什,彼德要从印度回英国了。街上传来汽车轮胎的爆炸声,还有飞机在为太妃糖做广告。与此同时在战争中饱受精神创伤而变得神志混乱的赛普蒂默斯·史密斯在摄政公园大道上心游神移。高官显贵纷纷光临达洛卫夫人的晚宴,彼德也来了,旧日情人相见不胜感慨。达洛卫夫人从布雷德肖医生口中得知史密斯自杀的消息,不禁兔死狐悲。小说没有跌宕起伏故事情节,没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没有令人心灵战栗的悲剧英雄,《达洛卫夫人》的全部内容如此平凡。情节被淡化了,而人物的意识和情绪却被强化了。“作者无意于逼真地描绘客观世界的外在形态,人物的外在活动和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明显地被淡化了,而人的心理活动、主观情绪和个性气质的表现明显地增多了;小说的非情节因素增加,作者不再刻意追求情节的故事性、完整性和曲折性;而转向平淡无奇和散漫自然,多描写平淡的生活琐事、民俗风情和自然风光;避开社会矛盾冲突的正面、具体描写,而追求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小说具有较大的抽象性,内含丰富而隐晦,使读者从中得到某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感悟。”^[3]战争的胜负、事业的兴衰、爱情的悲欢、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统统消失了,留下的是人物的意识流动,它带给读者强烈的逼真感。

意识总是处于飘忽不定的流动中,不受自然时间的约

束,这是意识的一大特性。意识流小说家遵循这一特性,采用自由联想的意识流技巧来提示人物的意识活动和心理变化。伍尔夫也不例外。小说《达洛卫夫人》以达洛卫夫人和史密斯的所见所闻为支点,人物的思绪却飘向远方,飘逸出去的思绪不受理性制约,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时而回忆过去,时而展望未来,又不时被眼前的现实切断,回到支点,就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达洛卫夫人》自由联想的片断俯拾即是,史密斯坐在公园长椅上的一段意识流尤其充分地显示伍尔夫运用自由联想的非凡才华。

人们不准砍伐树木。世上有上帝。(他从信封背面得到这一启示)。要改变世界。人们不准因仇恨而杀戮。让所有的人明白这一点(他记了下来)。他期待着。他倾听着。一只雀儿栖息在他对面的栏杆上,叫着赛普蒂默斯,赛普蒂默斯,连续叫了四五遍,尔后又拉长音符,用希腊语尖声高唱:没有什么罪行。过了一会,又有一只雀子跟它一起,拖长嗓子,用希腊语尖声唱起:没有什么死亡。两只鸟就在河对岸生命之乐园里,在树上啁鸣,那里死者在徘徊呢。

他的手在那边,死者便在那边。白色的东西在对面栏杆后集结。但是他不敢看。埃文斯就在那栏杆后面!

精神失常的史密斯端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思绪万千,他的精神世界往返于现实、过去、未来与幻觉之间。首先他突然想到人类不应该砍树(思维不受理性逻辑的控制);然后又想到冥冥之中主宰世界的上帝(尽管精神错乱,对上帝仍有敬畏之心);再后来这个曾经饱受战争摧残的年轻人下意识地联想到人类应该和睦相处,杜绝屠戮,远离战争(战争的伤痛永生难忘);接着他的意识活动被鸟儿的欢叫唤回现实,鸟儿叫着他的名字(幻觉),又仿佛高唱:没有罪行,没有死亡(幻觉、梦想);随后他看见战场上死去的战友埃文斯站在白色的栏杆后面(幻觉,死亡的呼唤,跳楼的伏笔)。史密斯的心理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极大的跳跃性和可变性,忽而此处,忽而彼处,忽而现在,忽而过去。正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3]作为精神失常的人,史密斯的思维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意识的流动似闲庭信步般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然而无论意识流向何处,始终与他曾有过的经历息息相关。砍树与杀人看似毫不相干,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却在情理之中。战争、死亡、逝者蜂拥而至,没有头绪,可它们出现在因战争而发狂的史密斯的意识中却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尽管意识流不受理性的制约,但伍尔夫对人物意识流的描写却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安排,每一个细节都有一定的意义,绝非胡拼乱凑,杂乱无章地表现人物看似毫无理性的意识活动。

法国意识流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将“真实”分为两种:

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真实,如史密斯坐着的公园长椅或达洛卫家的客厅,这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另一种是内在的主观真实,是某个人对某件事情或某种事物的特殊感受或印象。后一种才是“最基本”“唯一的真实”。史密斯坐在公园长椅上和达洛卫夫人在自家客厅里的浮想联翩,是他们心灵世界的真实表露。《达洛卫夫人》巧妙运用时空交错、电影蒙太奇、情节淡化和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手法,映照世态,描摹人性,揭示主人公心灵世界的隐秘,真实显示主人公对生活的主观印象。刚刚从战争中步履蹒跚地走来的英国社会满目苍夷,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破败,人们流离失所,心灵更是伤痕累累。这一切使得感情细腻的达洛卫夫人对现实极为不满,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忧虑。同达洛卫夫人一样,伍尔夫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她要大声呐喊!然而伍尔夫并没有纠缠于对战争、婚姻等现实生活的具体描述,而是单刀直入地进入主人公达洛卫夫人的内心世界,关注她错综复杂的主观感受,将善良、热情、富有同情心却又有一点虚荣和势利的贵妇人的灵魂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直观而真实。正如普鲁斯特在对他的意识流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最精彩的片断“小玛德莱娜点心”所作的评述“我所追求的真实并不在茶水之中,而在我的内心。茶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伍尔夫所追求的真实并不在达洛卫夫人晚宴上的灯红酒绿,而在人物内心,觥筹交错唤醒了人物心中的真实,这是心灵世界的真实显示,是灵魂的真实。

参考文献:

- [1] 柳鸣九. 意识流[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2] 丁子春. 欧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新论[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162-166.
- [3] 汪靖洋. 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394-351.
- [4]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 到灯塔去[M]. 孙梁,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5] 罗伯特·汉弗莱. 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 程爱民, 王正文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 [6] 李维屏. 英美意识流小说[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 [7] 李维屏. 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8] 林驷华. 西方现代派文学评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9] 龚翰熊. 现代西方文学思潮[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 [10] 金元浦. 外国文学阅读与欣赏[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